



背景

每次经过小学母校,心头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曾经的二楼办公室,再也寻不见父亲熟悉的身影;而昔日的校舍,也不复记忆中的模样。

那些年,每次我从外地归来,总是匆匆地行李扔在灶间,借来邻居的自行车,迫不及待地奔向母校,找父亲拿家门的钥匙。学校的老师都熟悉,他们远远望见我便会热情地呼喊父亲的名字。坐在父亲的办公桌前等待他放学的时光,我开心地在粉笔盒里翻找孩子们上缴的小玩意儿:橡皮擦、铅笔头、削笔刀。

父亲从19岁起就在松溪小学担任民办教师,当时的教室设在古老的村落大厝里,校舍周围是民房,朗朗的读书声穿透阡陌小巷。20世纪70年代,新校舍在田野间拔地而起,十

几间教室和五间教师宿舍并排而立,长长的一排,气势恢宏。

学校的东面是一片广袤的田野,田埂小道通往吴厝,春季大麦麦苗迎风飘扬,秋来漫山遍野粉紫的薯花争相绽放;南面是热闹的篮球场和香气四溢的食堂,高大而杂乱的桉树环绕四周,形成独特的校园围墙。南边的学子们每天穿梭在树林间的小径上,欢声笑语。新校舍的西北面是一个宽敞的大操场,400米的跑道环绕其中。这里的夹竹桃郁郁葱葱,四季花开不败,粉色的花海宛如另一道绚丽的校园围墙。由于校园面积辽阔,学区举办的运动会经常选择在这里举行。

在这里,父亲不仅教过二哥哥五年的语文课,我三年级的数学

教书的父亲

□陈瑞芬

课,还兼任音乐老师。那时学校的文艺表演几乎都是他在幕后默默付出与组织的。退休后的父亲在医院治疗时,自豪地告诉我去年母校让他回去组织腰鼓队,还拿了学区二等奖。父亲第一次组织腰鼓队时我读五年级,他让我去帮他教低年级的学弟学妹,“咚咚咚咚咚咚”的敲鼓声至今萦绕在耳。

不久前,我在黄塘街补鞋时遇到一位老人,闲聊中,他说跟我父亲是同学,都在惠南中学读过书。望着他满头白发,我心里想:父亲如果还在,是否依然一头青丝?

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每年春节左邻右舍都会买来红纸请父亲帮忙书写春联,我们家楼上的房间和客厅都会铺

满红彤彤的对联,墨香扑鼻。村里的一些板报、宣传大字也会请父亲去书写。有一次父亲正在专注地写字时,镇长经过并驻足欣赏,回去便打电话给工作人员说某村的宣传栏也叫陈老师去写吧。每每提及此事,父亲语气骄傲随后责备我们兄妹几人写字没有继承他的风范。

父亲在松溪小学任教了整整五十年,一批又一批学生从他的课堂中走出,即使今天我也常常能感受到来自父亲的学生的关照和帮助。

听说朋友调到我的小学母校任教,我借机再次亲近母校。“叮咚叮咚”的上课铃声远去,那些曾经熟悉的脸庞和身影在记忆中渐渐模糊。走到二楼阳台,看到依然屹立的大树时,我伸出手,似乎可以触摸到那年扛着锄头植树时吹过的风。



春风能解冻,和气可消冰。



主办: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联 泉州晚报社
承办:泉州摄影家协会 兴业消费金融股份公司



诗语

春天的寄语

□薛月花

就像小草一样深情
倾注在这块土地上
便有一抹春晖
笑迎早行人
枝头的新芽仰望着
每一天都有新的高度
春天的列车
在和风细雨的日子里
装载着金黄的希望
加速行驶

贵如油的雨
嘀嗒着新海丝故事
趁春日暖阳
翻晒垄沟的梦
收拾行装 早早上路
这一程果然山高水长
都有精彩的镜头
都市 在古老中现代

山与海
憧憬着春光秋色
二十二只妙音鸟
抖落动听音符
酿成美酒
刺桐花艳红一江激情
西湖垂柳袅娜的舞姿
引来八方宾朋
相见 春天的甜蜜湖



青枇杷

□林紫萍

我不怕酸。每次和小伙伴吃水果,问我酸吗,我都眼睛不眨地说,不酸。结果她们一个个酸得龇牙咧嘴地控诉,我表示很疑惑,真不酸呀。认真想想,这也许跟小时候吃青枇杷有关。

小时候因为家里小孩多,家庭经济压力大,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无法满足嗷嗷待哺的我们。读小学的某一年,我爸带回几株枇杷树苗,说是嫁接过的,意思是,能吃。种在屋前,第二年春天就开出了米黄色的小花。我们几个小孩盯着它们从开花,到蜜蜂授粉,再到长出小小的果实,果实慢慢长大,嘴馋的我们等不及让它成熟黄透,就忍不住摘下来吃。是的,此时此刻,这还是青枇杷。

青枇杷的果肉是脆的,摘下来在衣服上划几下,将表面的绒毛擦掉,双手握住用大拇指一按,枇杷就裂成了四瓣,挖去尾部,撕去胖乎乎的籽,剩下的再一片片嘴里,滋味无穷。你要问我:不酸吗?肯定酸的,还带点涩,吃起来饱含汁水又有枇杷的清香,对于小孩子的我们来说,可太快乐了。

挑枇杷是门技术活,不是所有的青枇杷都摘,一定要处于转黄的时候,否则吃起来就全

是涩味了。这枇杷呀,要等到它长开到不能再长了,颜色也由小枇杷紧实的深绿变为舒展的青色,等青色的密度值降低,其中隐约透着点黄色,就是可以吃了。我们和邻居的小孩们,经常在树旁巡视,逮住一颗就摘,摘完坐在门口的水槽边,互相比赛谁摘的更黄一点点,重复着吃枇杷的一连串动作,吃完继续去寻找。

第一年结的枇杷并不多,那几棵枇杷树的果子竟就这样硬生生被我们一颗一颗吃光了,没有一颗枇杷能在我们的馋嘴上熬到真正成熟的那天,连小鸟都没能在我们这讨到一杯羹。

四季轮转又过一年,枇杷树第二次结果的时候,许是已经尝过味道,我们终于不再着急吃掉这些果子,开始有耐心地等待。树长高了,直接爬树上边摘边吃,因为品种的原因,即使成熟,这些枇杷吃起来依然逃不过酸,不过没事,我们不怕。

童年的水果不只是枇杷,我家屋前与屋侧各种了一棵苦桃树,字

面意思,桃子是苦中带酸的,即便这样,依然逃不过我们极好的胃口。削过皮的苦桃吃起来有桃子特有的清香,味道也很棒。除此之外吃得最多的就是芦柑了,家里种了小半片山头的芦柑,每到丰收季都能敞开来,遇到冬季结冰的日子,我们还会把芦柑汁挤到碗里,放到户外一个晚上,第二天晨起就能得到一碗冻芦柑汁,用筷子戳碎了吃,也很有意思。这么想来,童年的水果大多离不开酸味。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也搬了家,开始不再频繁地回去摘各种果子。再后来,各自工作,甚至懒得吃水果了,有时买来放着烂了再丢掉。偶尔回老家,发现枇杷因长期没有修剪,果子越长越密,导致越长越小,即使成熟,也不乐意吃这又小又酸的枇杷了。

面对丰盛的菜肴和各色水果,难再有儿时的快乐和满足感。我最终还是变成了无趣的大人,鲜少再关注身边的一花一果,但儿时的味道,让我回味到如今。



回首

山有木兮灼其华

□龚馨雅

匆履抬眼,一抹绮云远远挂在树梢上,脚步不由轻快起来,心情雀跃几许。春雨初歇,阳光簇新,万物生长,眼睛不由自主追踪着春天的气息,大片大片的红铜锦缎铺在山坡之上,像天上的丹霞洒落人间,绚丽,喜庆。唐人吴融有诗云:“满树如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这满山的丹彩漫红,竟是要融化春意的清冷。

三月烂漫,花信如期而至,踏青赏花的人群络绎不绝,或驻足细赏,或席地而坐,或拍照留影,或沉醉流连。这一树树的纷繁锦绣,这一朵朵的盈盈风姿,人间春色,是如此的曼妙可人。桃林里,人头攒动,身影幢幢,每一株花树下都有一双凝眸的眼,眼里有渴望,有眷恋。那些爱美的女生们,用尽千娇百媚来搔首弄姿,她们用心灵的窗户,用手中的闪光灯,把未完成的浪漫和梦想定格成一幅幅春天的油画。

绯色染眉梢,艳光映容颜。每一朵花都是掉落人间的精灵,它们用不动声色的美洗涂了眼睛和心灵上的尘埃,把生命最初的悸动和热爱还给人间。一座城

市,总有一座山,不管仙山还是小山,山上必定要有桃林,有桃林就有了仙气,仙气氤氲开来,人间烟火便有了滋味。仙气一化开,沾染了烟火气,便成就了生命底色里的浪漫和诗意。

这一树明艳,大约是每个人年少的一个梦。如同张爱玲《爱》那般:在桃花树下,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好赶上,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吗?”“谁人不年少?谁人不青春?曾经青春年少的我们,那个眉目清秀的少年郎,抑或是那个羞答答含着芳华的女子,大约都有过这样的梦:在最美的年纪,在这桃花树下,遇见刚好的你。灼灼年华,缱绻情思。

文人常嫌桃花的轻薄:“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说桃花轻薄肤浅,那大概是它过于亲切柔软,它不特立独行,它的美是大众的,最是能融进烟火气息。花草树木,天生与烟火气绝缘,人们歌颂那些深谷幽兰,冬霜蜡梅,它们是不染红尘的君子,一身傲骨,超凡脱俗。而桃花是那个宜室宜家刚刚出嫁的女子,美丽和顺,与郎君举案齐眉,对着婆婆低眉顺眼。它是你身边的每一个曾经青春烂漫的女子,它漫山遍野地开放,随着第一缕春风遇春水而发,易生易长,花儿普通有什么打紧,它不名贵也不稀有,“春来遍是桃花水”,岁岁花开,年年花落,容颜会老,花开易败,但生命轮回,周而复始,生命可贵,在有生之年珍惜那一树灿烂,享受花开美好的

过程,待到花落结子之时,一程有一程的风景,一代有一代人的风华。这或许也是人间烟火的意义吧?

每一年,我与好友必与花期相约。在繁忙工作空隙里,携手同行。为友情,也为春光,也为自己。赏花女子,走走停停,留下花影,也留下了自己的青春芳华记忆。流连于这芬芳之下,“人面桃花相映红”,桃花之美衬托一众凡间女子的美,多么相得益彰,这样的红尘才有留恋的味道。“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桃花是人间花朵,爱它就去赏它,让人们都亲近桃花之美,用这绚丽的明媚,衬托这国泰民安的繁华。

人间花开正当时,走啊,看百

趁热吃,现在的味道是最好的。”抵挡不住老板的热情劝说,我便拿起一块放进嘴里。金黄微焦的外皮和里面白花且香甜柔软的内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咬下一口口感丰富,带着微微清甜,简直是美味暴击。不过,第一回我送得太过急,嘴唇都烫疼了,却也不愿意吐出来。就那么呼呼呼,连嚼带咽吃下去,唇齿间满口的酥香柔嫩,让我一下子忘了刚才的疼。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小小菜糰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加

上二十几年经久不衰的传承,不正是一块小菜糰自带的晋江腔调?晋江人谦虚包容,敢闯敢拼,又注重薪火相传。一块经历洗练的晋江古早味菜糰,能带给人简单而又实在的满足感,不仅是一道极具闽南特色的小吃,更是当地人从小到大的温暖记忆。



(CFP图)

自带腔调的菜糰

□林美聪



(CFP图)

初到晋江任教时,同事就告诉我:“没有什么是一碗菜糰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来两碗!”

我们找到一家经营了二十多年的老店,店面不大,生意却非常火爆,从备料到下锅炸,再到售卖都是只有阿姨一人负责,据说一天能够卖出100多斤,但凡有意经过,又或无意路过的朋友,到了这一带必会去尝尝她家的菜糰。

店里的菜糰都是现炸的,如果提前做好会凉,影响口感。见有生意来了,阿姨便开始制作。从备好的半成品那里切下一大块,将其切成小方块下锅油炸。一块块菜糰轻轻滑入翻滚的油锅,沸腾起来的油不费吹灰之力便将菜糰托起,一块块冒出油面,不一会儿就香味四溢。

阿姨说,制作菜糰的原料极其简单,有陈米、白萝卜和盐巴这三样就够了。为什么要用陈米?她解释道:“因为陈米的胶质已经褪掉,不会粘。”菜糰的制作方法尤为关键:要先蒸制陈米,再经油炸而成。这样,菜糰才能外酥内嫩,表皮呈金黄微焦。一口咬下,内馅洁白,

质地柔软鲜美,软滑甘香。咀嚼咽下之后,清甜的萝卜还在嘴里回甘。闽南各地制作菜糰的材料和流程大抵一致,但口味却各有不同:或咸或淡,或软或硬。甚至油炸的功夫不同,菜糰的最终口味也会大相径庭。

在摊位边等待的时光,同事还聊起以前村里有庙会时,他就拿着外婆给的五角、一元钱,穿过热闹的庙口,跟小伙伴们欢乐地跑到这家店旁,焦急地等待美味可口的菜糰出锅。那时候的热闹劲,纯粹、接地气。等到菜糰出锅,捧着这袋小吃跑到庙口的戏台下,此时演员台上唱戏,大人台下下棋,孩子们则尽情享受菜糰带来的乐趣……

聊天的功夫,小方块菜糰已从白乎乎到金黄微焦,一股甘香美味就像自带导航系统一般直冲鼻腔。好客的阿姨,端着刚出锅的菜糰就要给我们尝,嘴里还一直念叨着:“赶紧

食事



金交椅山

□郭培明

谁最有资格
坐上这把金交椅
龙窑老了,沉默不语
知道故事说来话长
九十九溪装不下曲折传奇
那就上山重燃一炉烟火
你看精神抖擞的龙纹军持
它一脸的异国情调
终于无法掩饰
海上丝路漂染过的亮色



扫描二维码欣赏更多专栏作品



传统书信里比“你好”更美的开头语

见字如晤,展信舒颜。
【释义】见了这封信,就好像亲自见到我一样,希望你能够展露笑颜。

久慕芳范,未亲眉宇。
【释义】久仰您的仪表与风范,但至今还没亲眼见过您。

久违芝宇,时切履思。
【释义】“芝宇”是对他人容颜的美称。“履思”是“兼葭之思”的省语,旧时书信中常用作对人怀念的套语。意为很久没有看见你的样子,内心十分想念。

一别经年,弥添怀思。
【释义】别离这么多年,更添了怀想与思念。得书之喜,旷若复面。
【释义】收到你的信,心境开阔明朗,好似与你再次见面了一样。

奉展芳翰,如见玉颜。
【释义】“芳翰”是对他人翰墨的敬称。意为打开您的来信,就像见到您一样。

接奉环云,慰如心曷。
【释义】“环云”有吉祥意,对别人信函的尊称。意为接到您的信件,我得到莫大的安慰。